

而改

高士廉化蜀民

唐書

高儉字士廉高祖武德五年儉與交趾太守兵和來降秦王
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遷
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會
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之條教辯告督勵風俗
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
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墾引旁出
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

義方教化蠻酋大服

事文類聚

義方唐高宗時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
南人時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

方召諸酋領集生徒親為講解釋其禮清歌嘯而
降有序蠻酋大服

席豫教民理斂

唐書

席豫字建侯玄宗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
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內南方俗死不葬暴骨
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

李嵩申厲條禁民不犯

唐書

李嵩淮安靖王神通之曾孫少孤事母孝母喪哀毀三年家人
未嘗見其言笑初為黃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
人唐玄宗時四遷至檢校太原諸節度使太原俗為淳厚
死者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阮有狗殺百頭習

時為人患害吏不能禁焉至道捕行狗殺之中厲禁條民不
犯遂革其風俗

李惟清蕪巫教民照藥 宋史

李惟清字直臣太祖開寶中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
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又如蕪焉民知不
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舡木縱恣不
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范旻禁淫祀 宋史

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以父任右千牛偕身太宗時嶺南
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
之且割已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
登民感化之

嗣宗徽廟

宋史

王嗣宗字希阮太宗時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等
道使楊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徽福
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

張友直止邪術

宋史

張友直字益之仁宗時知越州州民每春餼財大集僧道士女
謂之祭夫友直下令禁絕取所餼財建學以延諸生

呂大防約民為善

宋史

呂大防字微仲哲宗時進士及第初遷著作佐郎後拜尚書右
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遷居藍田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
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
者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峻者絕之

王回革祭鬼 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調按浙令剗汚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

包恢曉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移福建無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

御史臺正趙氏之罪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二月癸丑御史臺臣劾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其弟婦趙氏為妻廢絕人倫敕杖八十三年不齒時大成已死惟市杖趙氏八十

不忽木奏追奴官 元史

不忽木奏追奴官為中書平章政事成宗元貞元年有奴官不忽木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徹里清憲綱美教化 元史

徹里清憲綱美教化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微職以多為功至有迫子繼父弟繼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效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

攻伐 奉君命攻伐它國者

齊衛鄭來戰于郎 左傳

魯桓公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此戎病齊諸
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
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
王爵也

鮑叔殺子糾左傳

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
潰戎路博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
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
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殺之
縛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偃使相可也公從之

趙宣請師成宋國語

宣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齊國之患也

天地其於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弑其君而
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備人將懼焉
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公一軍之鼓必
備趙同曰國有大後不鎮撫民而倍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
也小罪憚之龍氣侵之事陵也是故倍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鐘于
于寧傲其民也龍氣侵無聲為斬爭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
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
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春秋左傳

鄭子罕伐宋獲將鉏樂左傳

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侯阪退舍於夫渠
不備鄭人覆之敗諸侯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荀榮急攻福陽左傳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孫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卒師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子胥勸用孫子伐楚 吳越春秋

孫武子陳女兵以整齊請吳王觀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矣子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與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器不可輕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屢心思士數興兵

以謀是世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哉夫孫子為將楚聞吳使孫子胥伐楚司馬成乃謂令尹子常曰本傳伍奢左尹白川犂邦人莫知其罪若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感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甚乎夫伍奢之諫口民莫不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天下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郟伍之家出奔於吳吳王有伍奢之喜乘威銳悉結讎於楚故疆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臨諛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謗國已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

趙簡子討鄭不道 左傳

魯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
逆之趙鞅御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嗣
車先陣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
協以故洮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歆
禮晉國而滅其君寡君侍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千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武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圍免忘父無罪君實
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
先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轅上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
人

子勉之死不在君蒙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也
之御對曰咄作而伏衛大子曰曾孫無恤敢昭告皇社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後晉午在難不命以亂使執討
之廟曠不敢自佚備持子良敢告無恤無恤無恤無恤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
中有戮死于車中獲其遺物子良故之以文鄭臨此猶溫大夫趙
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以獲產棄車以爲其言曰可矣傳使
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才文也初周人與范氏曰公龍稅焉趙
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才也何非止而難之困及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寢門子姚之幕下獻曰請
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既戰簡子曰吾伏強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

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當義之
歸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
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射御邴洩為右將求帥左師管
淵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
三千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從卒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五
日右師役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自擊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公使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墜陳莊淮加玉
之備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祖之伍曰
不祖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祖曰惡賢徐決而死

孔子曰我不知顧羽而毀於所洩子不銳敏我不欲戰
戰則曰驅之公為與其毀僅汗錡非皆死也殞孔子曰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錫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我

穆子伐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唐鼓鼓人或言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
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
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二心姦之大者非賞善罰姦國之憲法
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惡身大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
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二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員貳令軍吏呼城傲

攻之未傳而鼓降

范蠡從越王伐吳國語

越王召范蠡而問言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壹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被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之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稱東天子不取反為之灾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其所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隱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壞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偕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陰

不保陽者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害不害其
則彼來後我固守勿與將欲與之必因天地之災以潤其民之
則彼勞逸以察之蓋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
則彼力疾陽節不盡陰節而不可取官為土安徐而重固陰節
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乳益左以為牡垂宴無
莫必順天道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范蠡文種感夢吳吳越春秋

越王二十一年越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面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吳假
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
驟散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眾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
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白吾知越

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遷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

范蠡滅吳 國語

吳王夫差率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維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敢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濟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劫大凶則滅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識其害命

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畢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濟矣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吳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之與處而鼈龜之與楮余雖醜然而人面我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談者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惟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繫鼓與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韓信立漢赤幟破趙

韓信與張耳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
喋血關與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飢色樵蘇後饗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之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
進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
之頭可致殿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
君聽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倍

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能矣
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信
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
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逐趙幟立漢
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
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繫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棄鼓旗走
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
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

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
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校皆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
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
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
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
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韓信決囊水敗齊 前漢

韓信欲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
擊齊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楚使龍
且鼓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聞窮
乏戰鋒不可當也齊王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魯東故必為漢開二千
齊王齊濟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
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奇食於漂毋無資自備策受辱於韓
下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
齊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日夜令人為萬餘
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
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
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
城陽虜廣

衛青擊胡右賢王 史記

武帝時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
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

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

耿弇攻祝阿後漢

耿弇字伯昭事漢光武累遷建威大將軍光武命東征既拔臨淄張藍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曹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集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將攻弇弇先出淄水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其難入遂燒城示弱以試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

耿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引王宮擊臺望之既敗弇先期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城中弇取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謀弇引兵復勅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東阿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劉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糧糧皆滿弇知出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之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步還虜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弇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比昔之西界功是相方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出奔平壽乃因祖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

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出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
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隨道歸鄉里會復引兵至城陽降
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岑彭討蜀破之後漢

岑彭字君然漢光武時遷征南大將軍封舞陰侯光武自將
破隗囂圍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帝置蓋延耿种
之而車駕東歸勅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孫述
遣將任滿田戎程汎下江關拔夷道夷陵擄荆門虎牙橋
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檣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
彭攻之不利於是裴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建武十
一年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擊蜀虜

彭以爲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
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裨卒
資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
曰大司馬習用少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
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而檣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
成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
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
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官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
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衰
憊巴蜀久見虜後故典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

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
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
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官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
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
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
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
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

吳漢滅蜀 後漢

吳漢字子顏事漢光武累遷大將軍定封廣平侯建午十
二年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所向皆捷

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
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追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遂自將少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
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
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勃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
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
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
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碕豐因圍之漢乃詔諸
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
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方人自
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
諸將皆曰諾於是響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
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
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
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
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出騎赴之適當值
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
八敗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
高平唐彬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平奔陳刺述

班超發兵討焉耆王廣斬之

班超字仲升事漢和帝既定莎車駱駝等國月氏歲奉
幣而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遂發龜茲鄯善等國兵合七萬討焉耆兵到尉犁界
無道曉說焉耆尉犁危頃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
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不事畢即還
命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
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
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
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
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夫人迎超於

尉犁奉獻珍物焉者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
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
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侯元孟先嘗
質京師家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
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
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願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
湏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願久等所緣
魘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超留焉者半歲慰
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
遠侯邑千戶

司馬懿滅公孫淵

魏景初二年遣太尉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六月軍至

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中
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
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
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下兩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
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
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深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
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
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王濬伐吳孫皓降

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

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送置於
琅邪王由三月壬申王濬以身師至于建邺之石頭孫皓大懼
面縛與權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觀送于京都收其國籍
羅尚攻殺李特 晉書
羅尚字敬之晉武帝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乃假
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
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
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
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
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
阜兵感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
出塞宣告于外旬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

桓溫伐蜀 晉書

李勢徵弱溫志在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時康獻太
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
場甚以為憂及至蜀戰數勝蜀將鄧嵩外堅而內弱降乃面縛
與權請命溫解縛焚觀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日舉賢旌善偽尚
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敬覽常侍常璩等皆
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

桓溫枋頭敗績 晉書

桓溫字元子晉廢帝太和四年以溫為北平將軍徐兗二州刺
史溫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
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

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暮容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
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温
誣已據壽陽以自固

檀道濟北伐釋俘感衆 兩史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太尉劉裕北伐以檀道濟為前鋒所至望
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
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呂光攻龜茲城 晉書

呂光字世明符堅時拜驍騎將軍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攻龜
茲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擒胡擒弟訥龍侯將趙寧
等二十餘萬并引温宿胡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
善射鎗如連鏢射不可入以羊索為繩策馬擲人

者乘其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見口橫
塞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鏢之
法精騎為將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
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姚弼攻秃孤侮檀 晉書

秦主姚興遣其將姚弼伐秃髮侮檀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
前邀之侮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
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
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
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侮檀
執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
孤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侮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

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未幾牛羊於野斂成畿兵虜掠俘檀遣其
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軍分擊大賊之斬首七千餘級
柙固壘不出傳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
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威遣射將王
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
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傳檀引師而歸

王鎮惡攻取長安南史

王鎮惡宋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初宋武帝與王
鎮惡等期若尅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
為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
東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
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相

王鎮惡為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眾力猶盛武帝公胡城
濟引起大軍次潼關計進取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直至渭
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
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
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
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
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

王建破參合殺降北史

王建廣甯人也為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魏道武帝乘勝
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識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

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乎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阮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鴆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垂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于謹北伐蠕蠕

北史

不詳事恩敬好孫子兵善屏居未有仕進魏孝明帝時乃後大
魏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
為鐵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
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十騎奄至謹以衆
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葦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
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謹謹以常乘駿馬一
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
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曹安表攻拾寅

北史

魏定陽侯曹安文成帝時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
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念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
高涼王邈再征之竟無多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

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務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為
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
其地安曰臣昔為澆河成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
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
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
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
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道軍容已振今驅
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為然乃引還獲駝馬二
十餘萬

高歡攻孝寬不克恚死

北史

高歡在兩魏為南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轉晉州刺史事
王寶德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

州城精於造授大都督文帝天統十二年齊神武傾山象之
城而西入以玉壁衝勢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
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高其山處城上先有厓高樓孝寬更
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
爾縛橫至天我會穿城取頭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
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壘城
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擣殺之入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
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爛城外又造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絳布為
纒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
松於竿罐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
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

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
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
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舍曹
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
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
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
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
關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及射城外云若有
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乃鎖至城下臨以
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人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
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皆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人

因而不發疾其夜遂去後因此忿恚遂殞

紹宗討侯景 北史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祗神武時除尚書
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
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
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敢賭鴈小兒聞高岳往曰此
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扎筆曰誰教鮮卑小兒辭
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
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孝寬來平關東 北史

韋孝寬周靜帝時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伐東魏七月軍
次河陽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

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雖堪牢固迺已遣
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
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
武陟大破迺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迺自
出戰又破之迺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
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

宇文忻破尉遲迺 北史

宇文忻字仲樂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
隆尉遲迺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隋章孝寬擊之時兵屯河
帝令高顛馳驛監軍與頰密謀進軍者唯忻而已迺遣子
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迺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
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迺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

人皆謂在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引龍之走之轉
軍大敗

賀若弼平陳 北史

賀若弼字輔伯隋文帝開皇九年以弼為行軍總管伐陳進兵
將山之白士岡陳將魚廣遠周智安等相繼進弼軍
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擊走之魚廣遠等相繼進弼軍
幾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
麾下士開府負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
弼釋而禮之從此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尉寶弼至呼尉寶
之尉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

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封實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封寶作降牋命乘驛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誌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嘩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庫速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賞

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
東於皆悉平定轉右武侍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
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竝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可勝計
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楊素伐陳

揚素字處道隋文帝時為行軍元帥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
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堵竿竝高百五十尺容
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
經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
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
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
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關將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

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聚勞而遣之
秋毫不犯陳人大悅

楊素戰捷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為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
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
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
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
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已
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
以身免

長孫晟兵破虜 北史

晟字季晟隋文帝時為秦州行軍總管仁壽元年晟

自百夜擊虜橫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其善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
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
北河逢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
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首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携取之
三年有鐵勒思結伏昆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皆達頭
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
入朝

史祥討慕容母良破之 北史

史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隋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
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為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又即帝位漢王
諒作亂遣其將慕容母良自隘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

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又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熾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慕容良棄軍走其衆大潰

陳稜伐流米 北史

陳稜字長威少驍勇隋煬帝大業中與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米國月餘而至流米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誼輩貿易稜乃率衆登岸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流米投糧洞斬其小王歡斯老模其日霧兩晦冥將士皆懼稜刑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稜乘勝破其柵殺渴刺兜獲其子

李靖平江南 唐書

李靖字藥師高祖乃兄朝受方畧副李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

李靖受節度輔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

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

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舟

船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柘所自將

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師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

急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

公柘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

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

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遼平

君集討高昌克之 唐書

侯君集唐太宗時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高昌王麴文泰
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積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
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
當潰吾且條而虜之君集使積口而文泰死候騎言國方蹙
君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伐今襲
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也遣人諭之不下乃引撞車毀其城
不如兩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
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高昌無援乃降

仁軌平百濟 唐書

仁軌字正則高宗時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

李穀敗南唐兵

李穀敗南唐兵 五代史

李穀周世宗時命為行營都部署從帝征南唐李景攻自壽州
於是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
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淮南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
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竊糧道
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
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
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穀
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鉄索又刻木為獸
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鉄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
之

宗弼伐宋約和金史

宗弼本名斡發又作兀朮亦作幹出或作冕幹出太祖第四子也熙宗天會十五年伐宋以功為右副元帥封潘王天眷二年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幣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鑄言今未畫疆谷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其四十里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界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

而... 化軍為界邑沿邊川城既蒙恩許備藩方... 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 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 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 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迺遣左宣徽使劉筈... 使來以表冕圭寶珮璫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 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 俾尔越在江表用動我師茲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 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 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 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 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

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

賽不大敗宋兵 金史

完顏賽不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尋為殿前左副都點檢平章僕散揆伐宋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聞郭倬李奘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賽不及副統尚廐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彥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徑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慮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過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貞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三萬級獲馬千餘兵還進將一級賜金幣甚厚

赤盪守城相攻 金史

赤盪守城相攻 金史
喜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九年正月丙寅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速不解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王入辭宴於宮中登即北兵立攻具於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入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汙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候觸御衣者少頃宰相殺官皆至進筮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

至有感泣者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
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
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母望和事
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主無信
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
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過南
薰門直被創者親傳必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
有功者旦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塹城上箭
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為之平破大鎧或碌礮城上樓櫓皆故宮
及芳華玉谿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砲石隨擊而碎以馬糞
糝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
請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藝不可撲救合喜先以

李鳳翔自詩及令守西門馮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護書
兵將尚無人色軍士特以革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
其四月能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知不
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
日遣戶部侍郎湯居仁出使秋所以酒炙犒師於是燃幕稍稍
外邊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
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

彥卿擊敗契丹

宋史

符彥卿字冠法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兄彥饒亦鎮滑臺俄而
彥饒叛彥卿上表待罪乞歸田里晉祖釋不問改左羽林統軍
俄兼領右羽林改鎮鄜延少帝幼與彥卿狎即位召還出鎮河
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瀘淵契丹騎兵數萬圍

高行周于鐵立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德免又副李守貞討平青州楊光遠移鎮許州封祈國公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畧北鄙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于陽城軍中之水鑿井輒凍爭絞呢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等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其主棄索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以歸少帝嘉之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

令坤攻唐兵擒孟俊

宋史

韓令坤周世宗時為龍捷左廂都虞候時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鼎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百餘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安者有唐東

州事由是秦州懼以城降時錢徽受詔攻常澗圍毗陵反為高曆所敗南唐垂勝遣將孟俊逼秦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崗逼揚州令坤奪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後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

田重進破契丹兵

宋史

田重進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灤州刺史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錄功擢為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房村重進綜護其役以劉吉為之副河遂塞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

兵傳飛狐城下用袁繼思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十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遂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州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師蕭燧理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淳化二年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

米信戰陣失律 宋史

米信少悍勇以善射聞太宗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眾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

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之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

吳玠戰退金人

吳玠字晉卿宋高宗時人作光州路略成鳳州制置使紹興四年二月敵復入關先是弟玠在利州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玠棄之經營仙人關石鏡金平初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窩喝及劉彥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玠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玠以槍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又

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葛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速不台伐滅里 元史

速不台元太祖皇帝會諸將於禿兀刺河之黑林問誰能為我滅里吉者速不台請行帝壯而許之乃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行規其虛實速不台繼進速不台戒阿里出曰汝止宿必

速不台不為備已卯大軍至蟾河與滅里吉遇一戰而滅里吉二將盡降其衆其部主霍都奔欽察速不台追之與欽察戰于至峪敗之壬午帝征回回國其主城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于灰里河以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襲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為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戰為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以大珠銀罌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過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為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引兵從睿宗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問以

方畧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
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其士卒僵仆師棄之
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復振

兀良合台伐烏蠻 元史

兀良合台初事太祖時憲宗為皇孫尚幼以兀良合台世為功
臣家使護育之西征烏蠻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冬十月
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昃隔江列象騎步卒其威兀良合台分
軍為三隊濟江徹徹都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附馬懷都與阿
朮在後仍授徹徹都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
爾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
吳師既登岸即縱與戰徹徹都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
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

台入交趾為久駐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日
於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柙赤城

趙壁攻敗宋將 元史

趙壁字寶仁為河南經畧使世祖至元元年改樞密副使六年
東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壁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朮管
議命壁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
艘自武昌泝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待之貴果
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
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懼不敢動明日阿朮至領諸將
渡江西追貴騎兵壁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
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眾奪戰艦五十擒將士
三百餘人

伯顏奉命伐宋 元史

伯顏元世祖時拜中書左丞相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伯顏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木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木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根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馮福建言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胡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口開具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刺罕以兵拒沙蕪

伯顏視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伯顏與諸將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于淪河彎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被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備攻且進軍陽邏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迎歸降之理備吾甲兵夾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伯顏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

弘範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遂
俾阿木出其不意率萬戶晏徽兒忙古反史格賈文倫四翼軍
汭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
洲阿木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
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蕩決血戰中流擒其將
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千餘艘遂得南岸
阿木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闖開而復合者數次南軍
阻水下得相薄遂起倬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
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
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木遣使
來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
萬死傷幾盡夏貴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將謂潰大將不

可從也去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
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顏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
諸將賀伯顏辭謝之阿木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
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
伯顏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
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
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程
鵬飛以其軍降

阿里海牙定荆南

元史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世祖時為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
陽後戍鄂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

無敢取民之萊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不
進徇江陵至元十有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
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
之于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緞火攻之沙市立
破宣撫朱撰孫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
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鄂歸峽常德澧隨辰沅
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
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
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喜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慮矣

伯顏辭詔伐宋 元史

伯顏世祖命為中書左丞相至元十一年奉命伐宋十二年四
月之五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

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以繼之則道不遠矣世祖
使者曰將在軍不從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遣降人將介實
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一月辛丑次無錫宋
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書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伯顏
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哀經中自
古禮不伐喪望哀慈師敢不每年進奉儲好今日事至此者
皆奸臣費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二即位之初奉國書儲
姪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
燕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土出
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夫於小兒之手蓋天道
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

安衆

處變而能安定衆心者

司馬師日出醫被晉書

晉司馬師初自有留疾使醫割之及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作亂師征之至淮欽之子鴛之來攻也驚而日出懼大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醫被敗而左右莫知焉

楊公則堅卧不起南史

楊公則字君翼為梁武帝輔國將軍領西中郎懿議參軍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高不犯所至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擊射是時天黃朔昧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賊中吾脚談笑如初

王素諫止塞宋史

王素宣仲議宋仁宗時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霖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壞衆心怛怛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違詔止其役水亦不害

軍政

行兵有政事紀律者

司馬懿奏遣將士還家晉書

魏文帝景初二年時有兵士寒凍乞禰司馬懿弗之與或曰幸多故禰可以賜云懿曰禰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

劉弘勸農以撫兵

劉弘字和季有幹畧政事之才與晉武帝同居永安里累遷至
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晉惠帝太安中張
昌作亂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將討昌悉降其衆於是勸
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
者勤警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乃謫罰王者
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行立威聲

唐書

行立唐玄宗時由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畧使部將杜英策及
其廷芝者皆谿洞豪也諫于軍中經畧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
立隆祀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
行立召之約曰軍法喻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喻

行立善教之以尸還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

永德勸世宗

宋史

永德字抱一周世宗時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
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陣于高平
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衎時宋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
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
衆及駐上黨世宗晝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
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
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
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

晏殊請行軍政

宋史

晏殊字同叔宋仁宗時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官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

也先執鯨送行在 元史

石抹也先元太祖命從木華黎國王征伐以軍功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時石天應與豪酋數十據興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為興甲尹又命也先副脫忽闌闌里必監張鯨等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川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曰朕何負汝鯨對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為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殺使者應其兄美致既也先籍其私養敢死之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于朝

賜行進上將軍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舉遺才助陳水之東悉以付之

申令

申明軍令者

商鞅黥傳師 史記

秦惠文王立衛鞅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傳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

衛鞅罪民不議 史記

秦孝公用衛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

後民莫敢議令

吳陳儼屬後屬史記

秦二世時吳廣陳勝既殺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彭越斬後前漢

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劾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

今徒屬往一屬皆為長越不敢仰視

操不以尊屈法抄書

曹操後漢獻帝許嘗出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待麥以相付於員曹操馬騰入麥中劫主簿議罪主簿議以春秋之議罰不加於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不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州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陸遜戒諸將戮力吳書

陸遜字伯言吳主孫權以為鎮西將軍率眾御劉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奮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

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

獻王下令祇肅 晉書

晉齊獻王攸武帝弟也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祖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避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今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關以類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

李晟斬遼徇衆 唐書

晟討清北鄙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引軍屯合元外虜軍金部次今軍中曰五月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遼素地虜軍遣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乘賊勢一司馬伯取賊馬一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岳飛秋毫無犯 宋史

岳飛字鵬舉高宗時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師每休舍課將士泣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躡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齒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饋遺約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

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倖過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
山易據岳家軍難

平書集卷之十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

臣門

方畧

有謀畧方法者

屈瑕服絞為城下之盟 左傳

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
之盟而還

柳慶獲賊 北史

柳慶字更興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郡縣按
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柳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
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
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
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宇文用人致死力

北史

宇文泰西魏文帝時以功封寧都子泰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
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
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盡
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恐
及異俗復古始為心云

郎基削木箭紙

北史

郎基字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
尤長更事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
構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
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揚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
有武畧削木箭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重師以水氈制勝

五代史

王重師善劔槊仕梁太祖從平蔡為拔山都指揮梁太祖攻濮
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
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起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
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
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
醫理之踰月乃愈

趙滋有將帥之畧 宋史

趙滋字子深少果敢任氣有智畧宋仁宗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朕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

宗諒設備安邊 宋史

滕宗諒字子京仁宗時知涇州為懷敏軍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謀知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食范仲淹自環慶引藩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夫請定川戰沒者於佛寺祭酌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

楊億勇陣 宋史

楊億字公仁宗時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在州日嘗論及進神捕勇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勇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借刀楯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

方平安蜀 宋史

張方平仁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後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劉通植槩破敵 元史

劉通字仲達太宗時初從嚴實來歸繼從收濮曹相潞定陶楚
其實薦于太師木華黎以通為齊河總管尋授鎮國上將軍左
副都元帥濟南知府德州總管行軍千戶太宗錫金符陞上千
戶宋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衆夜登通與六七十人鼓譟而進宋
人驚懼墜溺死者甚衆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
如櫛俄從撤去宋人懼其向已也大潰義斌僅以數騎免

汪德臣繫舟為梁 元史

汪德臣字舜輔元憲宗時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帥
憲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德
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為方略即命繫舟為梁一夕而
成帝大悅遂帝顧謂王曰汪德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五十兩仍

才略

有才能謀略者

孫策盡有江南 吳書

孫策獻帝時拜討逆將軍封吳侯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
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
其名豪威行鄰國

孫權受魏封 吳書

孫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
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
損邪遂受之

魯肅過人 吳書